



车轱辘怎么是黑的呢

□ 宋以柱

1978年5月，麦穗花还没谢，窗前石榴花正红。安乐村抽了二十个人去临淄出夫，给新盖的厂房垒院墙，这些人中有石匠、木匠、画匠，也有像四直这样只会下苦力的。四直一身蛮力，不肯干活，听听他这个名字的由来就知道了，别的男人刨地的时候，弯腰低头拉马步，高举低落，一袋烟的工夫，刨出大半亩地来。四直呢，腰直，胳膊直，腿直，脖子直，大半天刨不了一亩头。一天到晚，溜溜达达，就是不到地里去。

这次去临淄，到一个叫橡胶厂的地方，给厂子四周垒院墙。这可是让四直见了世面。第一次出了县，到了一个没有山没有石头的地方；第一次见了那么多的刺眼刺天的铁筒筒、红砖瓦房；第一次见了那么多的工人，男女穿着一个色的衣服；第一次知道了早上去下午回，是在上下班；第一次见人家拿着一个明晃晃的长盒子，去食堂吃饭，还有人边走边拿勺子敲打盒子，“咔咔”好听。人神气，厂子神气，天空也神气，锃明瓦亮的，就是不一样。

四直一下子就喜欢上橡胶厂了。

来临淄出夫的，还有县里很多村的人。他们围着厂子挖一条条很长很深的沟，地下一米砸地基石，地上一米用石头垒院墙，再往上就用通红通红的小长砖垒墙，一直垒到四五米去。四直和二十几个人管着推土推石头，把从地下挖出的土推走，把长红砖、水泥、沙子推过来。和石匠木匠画匠比，是最累的活。四直第一次没叫苦喊累，咋咋呼呼的，俨然自己是队长，一路推着车子跑

着干，他觉得新鲜。

四直不喊苦不喊累，也还不只是新鲜，这里的伙食好，顿顿白面馒头，顿顿菜盆里有肉。肉块比土豆都大，吃圆肚皮了，盆里还剩下肉，把四直恨得直想揣兜里。再一个好，是车子好。在村里干活的时候，用的牛驴马拉的木头轱辘车，那个笨啊，那个沉啊，四直就刚想拉住一个工人的手，和他说说，村里的木头轱辘车，上坡下坡的，累煞人。这里的车子轱辘，怎么不是木头的呢，也是圆圆一个轮子，他们说这是橡胶的轱辘，怎么就这么轻快，推上五百块长红砖，那是一千五百斤，懒汉四直拾起车子就走，是越推越轻快，走着走着，就改成跑了。四直一边跑，一边想，要是用这样的车子推粪，一千斤，推着爬十八弯的转道岭，爬三百米高的雕崖山，一点也不费劲。四直的这股子劲头，把队长也看呆了，扯住四直的车攀，直着眼问他：“你是想来橡胶厂当工人了？还是看上人家厂食堂里那个大闺女了？这两个都没你的份，别给我惹事。”

队长的话，倒像一滴热油，把四直的窍给点开了。

食堂里那个眼睛大身材直溜的俊闺女，四直还不敢想，四直想的是另一件事，他问自己：“我为什么不能来当工人呢？”和眼前的这些工人一样，穿着蓝色的工人服，洗得干干净净的，头发梳得油油的，皮鞋擦得亮亮的，下了班，端着脸盆子去洗澡，洗了澡，带着一身香气，敲着明晃晃的盒子去食堂……“哎呀！”四直的梦被惊叫打醒，手里的车子歪了，沙子从篓里泄出来。

因为梦醒，因为车子倒了沙子泄了，四直直起腰，刚想骂起来，车子前面爬起一个穿蓝衣服的工人，光着头顶，下巴胡子整整齐齐，像刷锅的炊帚。他看了一眼四直，拿手指了指四直，疼得说不出话来。光头顶的鼻子嘴巴眉头都挤在一块了。他深深喘口气，弯下腰去揉腿杆子。明晃晃的饭盒子，在车子前面三米外。一个汤勺，直直地插在泄出来的沙堆上。夕阳一闪，耀眼，四直赶紧避开。那个光头顶咬着牙，直起腰来，冲着四直喊了一嗓子：“你倒是来拉我一把啊。”四直立马乐了。

这一嗓子，四直心里轻松了，他就知道光头顶是个好人。

光头顶非要拉四直去厂子对面的“好客来”酒馆，去喝啤酒吃螃蟹吃大虾吃炖肘子。四直咽了几次唾沫，就是没同意，他想去职工食堂里吃。四直拾起光头顶的明晃晃的盒子，用汤勺敲了几下，脸上心里都乐开了花，四直说：“我像不像橡胶厂的工人？像不像？”

光头顶说，当个工人可不简单，在橡胶厂当工人，更是不简单。四直喝一口啤酒，咧一咧嘴，啤酒怎么这股子味。

这个工人叫个李宝强，现在叫橡胶。为啥叫这个名字，他说他喜欢橡胶，他喜欢橡胶的那个味，又能软，又能硬，能变成这个，又能变成那个，能上飞机，上大炮，也能上轮船。说起轮船，橡胶把啤酒杯子一顿，他说，橡胶厂准备去青岛建分厂，他一定会申请去做第一个建厂的工人。他说青岛在东边，有海，无边无沿的海，近看水是透明的，远看水是蓝的。我是

从山西大同来的，比起山西无边无沿的石头、风沙，我还是喜欢个海。我要到青岛的橡胶厂去当工人，下了班就在海里游水，吃螃蟹吃大虾，抽青岛的大前门香烟。

四直一下子就愣住了，到现在为止，除了眼前这个叫橡胶的工人，他还没见过真正的橡胶啥样呢，更不会想到，飞机大炮轮船，能和眼前的这个厂子有啥交割。四直的脑子一时转不动了。他直愣了眼，抓住橡胶的粗胳膊，“哪儿有橡胶，你带我去看橡胶。”四直觉得啤酒不好喝，不如叫白酒辣一下子过瘾。

光头顶抓着胡子往左边捋了捋，又捋回来扶正。说：“你推的车子，你看那个轱辘了吗？那就是个橡胶做的。咋样？不好使？”

四直说：“好使好使，轻快轻快，一千斤，我能推到俺村三百米高的雕崖山上去。比俺村的驴马牛都好使。”光头顶拉着四直的手说走走走。在食堂餐厅的西北角，有一个玻璃盒子，是四下里都用玻璃罩着，你看可以，想拿走，就只能把玻璃砸碎。四直看到了几块摆放规矩的长块块、短块块。光头顶说，这就是橡胶，是厂子里生产的橡胶，你好好看看，就是它们叫橡胶。以前咱们没有，现在有了。就是咱们橡胶厂的工人干出来的。

四直瞪大了眼，橡胶怎么是黄的，车轱辘怎么是黑的呢？你不是说车轱辘是橡胶的吗？车轱辘该是黄的啊。

光头顶挠了挠光头顶，说：“这是科学，你不懂，这是科学，科学，我也不大懂。”

人间有味是家宴

□ 夏学军

家宴，顾名思义是一家人的聚会。一个“宴”字，让它和家常饭区别开来，它更美味，更丰富，更隆重，但无论怎样，食材的选择、烹饪的手法都离不开一个家字，各家有各家的味道。

儿时调皮，是母亲追着我喂饭。长大后喜欢和朋友一起去外面欢聚畅饮。成家立业之后，却爱上了与家人在一起吃饭的时光。特别是我携爱人和孩子回家的时候，父母用心张罗的那一桌家宴，鱼肉鲜香，青菜碧绿，晶莹剔透的米饭在水气蒸腾中光泽盈盈，令人垂涎欲滴。父母两鬓斑白的模样，孩子渐渐长大的身影，这一切都在清晰地提醒我，惘然已中年，酒杯的叮当声里是对一去不复返的岁月流年数不清的怀念和不舍。

那些曾让我流连忘返的各类聚餐，终究抵不过一场银装素裹的家宴。

还记得三年前的那个中秋，伯父家房子大，人又慷慨，邀请家族里二十几人去家里聚餐。伯父做菜手艺高超，物质匮乏的时期，在家里做菜，菜会少一点，但是依然讲究。如今什么都不缺，食材要新鲜和应季，准备的东西太多，哪个也割舍不下，结果洋洋洒洒几十道菜。

我觉得急性子的人是做不好饭菜的，性子不紧不慢的人做菜好。大伯就是这样，我喜欢看他做菜，他对食材的了解、运用和搭配，仿佛与生俱来的本领。他一个人在厨房里忙碌，动作有序，紧凑而沉着，好像漫不经心，凑合着就端出来了，待你吃上一口后，简直要大呼人间值得了！

那天窗外有月光，屋内灯火阑珊，欢声笑语，酒菜、水果、糕饼，全是家的味道。

一年又一年，大家族里的每一个人都被时光推着往前走，我的中年如约而至。

回到父母身边，陪他们吃一顿家宴是很幸福的。我们讨论有机菜、荷叶粥，听父亲讲当年挨冻挨饿，我们聊孩子，聊工作，谈论梦想，憧憬未来。

我特别喜欢家宴，喜欢其乐融融的氛围，也从不觉得家宴麻烦又浪费时间。充满真情与暖意的家宴，让人更恋家，更懂得感恩，让你深深体会到只有爱你的人才舍得为你花时间。

人间有味是家宴，此心安处是吾家。

征稿启事

“齐迹”副刊为宣传推广齐文化而生。因为齐文化的兼容并包特性，她也接纳广义上的齐文化稿件，比如涉及聊斋文化、鲁商文化、黄河文化等与本土文化相关的内容。

投稿请发邮箱：lzc_bfk@126.com。来稿请注明建设银行开户行、开户名、账号、联系电话、通讯地址、邮政编码。请勿登门投稿，谢绝一稿多投。

外婆的五香萝卜干

□ 董国宾

外婆灵巧、心细，是做家常事的高手。在打小的一次次磨炼中，外婆苦心练就了这本事。在如多繁叶的家常事中，把五香萝卜干拿出来单说，那可是远远近近的村村庄庄最香脆的。但外婆远不满足，总想着要做出个“世界第一”来，外婆的心就这么大。

有了收不住手脚的心，外婆做出的五香萝卜干吃起来越来越香适口。天刚一转冷，外婆电话里说要进城来我们家看看，全家人如得佳音，喜上眉梢。

刚一落座，还没来得及喝口茶水，外婆急不可耐地吩咐说：“从今儿起，备好原料，我要做好吃的五香萝卜干，让你们吃上一冬天。”看得出来，外婆大老远从乡村赶来，早在心里惦记着我们呢。我朝思暮想的，不就是外婆亲手腌制的五香萝卜干？从小



就宠爱我的外婆最懂我，这才转了几次车来到城里。

老婆刚从集市上买回做五香萝卜干的腌料，外婆卷袖子就动起手来。老婆想当帮手，一丝不苟的外婆婉拒了。外婆要精准把握，像对待一件大事，她将萝卜切得长短整齐，厚薄均匀，摊在太阳下晾晒。萝卜干的干湿程度，外婆拿捏得恰到好处。

外婆制作起萝卜干来，不比当年快捷，动作显得迟缓了，但手法并无二致，同样的用心和细致入微。这次外婆做的五香萝卜干，依然鲜香如故，还是小时候的味道，它们喜盈盈地散发着鲜亮亮的淡黄色，咸淡适口，脆生生，爽润润，全家人筷子都收不住了。

小时候，外婆常做这样

的五香萝卜干给我吃。萝卜从菜地收下来，外婆就有了主意，一步步朝前盘算，一步步在萝卜的世界里挖掘潜能。外婆切萝卜，每一刀下去，切口不偏不倚，绝不斜行，一堆细长条齐齐整整；晒萝卜干前，用清水一遍遍冲洗；翻炒花椒八角，配制五香调料，腌菜入坛，封口腌制，在一遍又一遍娴熟的摸索和操作中，外婆精准掌握了独到的要领和技能。

当年外婆家人口多，萝卜出土的时节，五香萝卜干毫无争辩地成了家中美味，一碟碟香脆脆的萝卜干让日子有滋有味。出自外婆之手的萝卜干口感独特，极具浓郁的地方乡土风情，也吸引着同村人家的舌尖，吃过之后个个赞不绝口。远方的不少庄户人家也跑来买一些带回家过冬。

五香萝卜干，还是外婆做的香。萝卜干里的情，还是外婆做的浓。